

搞

一个方言字如何拿下全中国的动词

王建硕

费曼式写法 ·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

导读

一个方言字如何拿下全中国的动词

先别翻目录，先数一个数：**你今天说了几个「搞」？**

搞工作、搞钱、搞定、搞清楚、搞不好、搞什么鬼——这个字像空气一样充满我们的日常，可一旦被问「搞到底是什么意思」，所有人都会卡壳。词典都拿它没办法，只能用另外四个词来解释它。

更离谱的是它的出身：一百年多前，它还是西南山沟里的方言土字，正经文人见了皱眉，古代典籍里查无此人。今天它却横扫大江南北，从国家文件到烧烤摊，无处不在。

这本书就讲这一个字的一生。我们会去老字典里给它查户口（查出一个同名同姓的古人），去西南盆地看它的老家，看它怎么跟着一支队伍走完长征进了北京，看麻将桌上的百搭牌如何解释它「越空越有用」的生存哲学，看它的造词流水线如何量产「搞定」，看它的宾语从「运动」换成「活」再换成「钱」——每个年代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都会被塞进它后面。我们也会看它在翻译和合同面前吃瘪，最后聊聊它会不会被「整活」们拍在沙滩上。

读完你会发现，这本书表面上讲一个字，实际上讲的是：**语言不是被设计出来的，是被我们用出来的。**「搞」恰好年轻到能让我们看清这个全过程——它是语言演化的一次快放。

那我们就开始搞。

第一章 · 一个动词顶一千个

先做个小实验。接下来一天，留意你自己和周围人说的每一句话，拿笔数一个数：「**搞**」出现了几次。

我替你预演一遍。早上，同事问：「昨天的报告**搞**完了吗？」中午，你妈发微信：「周末回家，我给你**搞**点好吃的。」下午，老板在会上说：「这个项目要抓紧**搞**，先**搞**个方案出来。」晚上，朋友打电话：「出来**搞**两杯？」睡前刷手机，看到深圳网友的名言：「别跟我谈理想，我只想**搞**钱。」

五句话，七个「搞」。它们的意思分别是：写完、做（饭）、推进、起草、喝、挣。一个字，干了一打动词的活。

这个字有点怪

现在请回答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：「**搞**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你会发现自己卡住了。1978 年第一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给它的释义是「做；干；办；弄」——用四个词来解释一个词，等于承认它自己没有固定的意思。后来的版本撑不住了，只好把它拆成三个义项：「做；干；从事」「设法获得；弄」「整治人，使吃苦头」。词典在后面追，用法在前面跑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它像语言里的万能插头，插进哪个插座就通哪个电；又像一把瑞士军刀，平时合着，用时看情况弹出一把。

这就怪了。语言一般是反着来的：想说得清楚，就要造更多分工精细的词。英语里「拿」要分成 take、fetch、grab、pick up；汉语里「吃、喝、抽（烟）、服（药）」也各司其职。可偏偏冒出来一个「搞」，大行其道，分工不增反减。这不合直觉——**为什么一门语言会容忍、甚至拥抱一个「说不清意思」的词？**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就一个——「搞」这个本来谁都不认识的生僻字，是怎么在几十年里变成中国人嘴里最忙的动词的？它又凭什么能这么万能？

它曾经是个生僻字

更怪的在后面：这个字并不是自古就这么风光。

往前翻一百年，「搞」在书面语里几乎查无此人。鲁迅不用它，老舍几乎不用它，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里更是找不到。它原本是西南一带方言里的土字，普通文人见了未必认识。而今天，它横扫大江南北，从东北到广东，从会议室到烧烤摊，人人张口就来。

对比一下「弄」。「弄」也是个意思很泛的动词（摆弄、弄饭、弄明白），但人家出身书香门第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时代就有记载，北宋潘阆的词里「弄潮儿向涛头立」，体面得很。而「搞」是草根逆袭：没有经典撑腰，没有文人加持，纯靠人民群众口头相传，硬生生把自己说成了普通话的正式成员。

这本书要搞清什么

所以，「搞」的一生其实是三个谜：

- **身世之谜**：它从哪儿来？一个方言土字，怎么进的普通话？（第二、三、四章）
- **本事之谜**：意思这么空，为什么反而这么好用？语言里为什么会有「万能动词」这种东西？（第五、六章）
- **命运之谜**：它跟着时代起起落落——搞运动、搞活、搞钱——它的词义变迁里藏着一部社会史。它会一直火下去吗？（第七到十章）

你可能会说：不就是一个字吗，至于写一本书？

至于。因为「搞」的故事不是文字游戏，它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：**语言不是字典编出来的，是被用出来的**。一个词的生与死、兴与衰，背后是人口迁徙、政治运动、经济变革、技术换代。「搞」恰好把这四样全赶上了，而且留下了完整的踪迹——它比绝大多数词都年轻，年轻到我们能看清它崛起的每一步。

把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搞清楚，你会顺带搞清楚很多事：方言和普通话谁改造谁，为什么模糊有时候比精确更高效，一个词怎么偷偷记录一个时代。

那就开始搞。先从查户口开始——下一章，我们去老字典里找找这个字的前科。

第二章·查户口：老字典里的搞

查一个字的户口，办法很笨但很可靠：去翻历代字典。字典就是汉字的户籍档案——一个字什么时候出生、祖上是谁、干过什么营生，翻翻档案大致能拼出来。

那我们就给「搞」查一次户口。这一查，查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节。

第一步：看长相

先看这个字的构造。「搞」左边是提手旁「扌」，右边是「高」。这是典型的形声字——汉字里最主流的造字法：一半管意思，一半管读音。提手旁告诉你这事跟手的动作有关（打、提、拍、推，都是提手旁），「高」只负责报读音：高 gāo，搞 gǎo，声调差一点，大体就是照着「高」念的。

换句话说，「搞」不像那种从甲骨文、金文一路演变来的老资格，更像一块拼装的零件：拿一个义符加一个声符，咔哒一扣，一个新字就出厂了。这种造字方式门槛很低，遇到嘴里有个音、笔下没个字的情况，写字人自己就会攒一个。

第二步：翻档案，翻出一个「同名同姓的古人」

接下来翻户籍。东汉《说文解字》里没有「搞」——这符合预期。但往后翻，事情来了：**金代的《集韵》、明代的《字汇》《正字通》，一直到《康熙字典》，都收了这个字。**

难道「搞」其实是个古字？先别急，看档案里登记的信息——这个「搞」的户口页上写着：读音敲（qiāo），又读靠（kào），是「敲」的异体字，就是同一个字的另一种写法，意思是对应「敲」的本义：横着击打；贾谊《过秦论》那句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」，在贾谊《新书》的有些版本里就写成「执搞朴」——敲和搞，一长一短两根棍子。

看出问题来了吗？这个古代「搞」，是个拿棍子揍人的动作，跟今天「做、弄、干」的搞**八竿子打不着**。读音不同，意思不同，用法不同。它只是恰好和今天的搞长得一模一样。

大白话：查户口查出个乌龙——古字典里确实有「搞」，但那是「敲」的马甲，一个舞棍子的字。今天的搞跟它毫无血缘，只是撞了脸。

一个字形，住了两户人

文字学管这种现象叫同形字——两个毫不相干的字，碰巧共用一个字形。就像你查「张伟」的户口，查到一位清朝的张伟，中过举人——别激动，那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张伟，只是同名同姓。

这种情况比想象中常见。民间造字的人多半不知道古人造过什么字：西南一带的写字人想给嘴里的 gǎo（做、弄的意思）配个字，扌加个高，攒出来了——他不需要知道几百年前有人用同样的拼法记过「敲」。字形是公共资源，谁先想到谁先搭，搭重了也互不干扰，反正老的那户早就没人来往了。

所以今天的「搞」，户口要单独开一页：**它是一个年轻的方言字**。明清小说里偶有露面——比如清代四川话小说《跻春台》里有「搞的满地是酒」——但都是当土话记的，上不了台面。旁证很硬：有人查过数百万字的万历朝《明实录》，里面一个「搞」都找不着。

户口结论

档案拼完了，画像是这样的：

- 字形「搞」古已有之，但那是「敲」的异体，与今天的搞同形不同字；
- 今天这个义为「做、弄、干」的搞，是西南一带的方言词，民间现造或现借的字形，年纪最多几百岁；
- 它长期只有口音没有地位，是书面语世界的黑户，字典是后来被用法追着跑、才不得不给它单独立户的。

注意这个顺序——**不是字典批准了字，是字典追认了字**。这条规律我们后面还会反复用到。

可问题来了：中国方言千千万，每个方言区都有几个土词土字，绝大多数到今天也走不出那一亩三分地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西南的 gǎo，不但走了出去，还打进了普通话的动词主力阵容？

要回答这个，得先去它的老家看看——下一章，我们去西南。

第三章·西南的万能钥匙

上一章查到：今天这个「搞」，是西南一带的方言词。这一章我们去它的老家看看——顺便画一张很有意思的地图。

在西南，搞不是词，是生活方式

如果你去成都，会听到：「搞啥子？」「搞快点！」「搞不赢喽（忙不过来）。」去武汉，满街是：「搞么事？」「你搞么样（怎么样）？」去长沙，是：「你搞么子咯？」

注意一个细节：武汉在地理上离四川好几百公里，中间隔着三峡，但武汉话和成都话在语言学上是一家——都属于西南官话，以四川话为代表、覆盖川渝云贵和湖北西部的一大片方言区，使用人口超过两亿，是中国覆盖面积最大的方言。在这片区域里，「搞」就是动词的默认选项，什么都能搞。

更南边的粤语区也是「搞」的重镇：粤语读 gaau2，「搞乜嘢」（干什么）、「搞掂」（办妥了）天天挂嘴边。记住「搞掂」这个词，它后面还会出场——普通话里的「搞定」，就是从粤语借来的。

一张「万能动词」地图

现在把镜头拉远。中国每个方言区，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「万能动词」，而且地盘划得相当清楚：

- **西南、湖南、两广**：搞。搞啥子、搞么事、搞掂。
- **东北**：整。「整两杯？」「你整啥呢？」「这事儿整不明白。」东北话的整，万能程度不输搞。
- **江浙沪**：弄。上海话里「弄清爽」（弄明白）、「依想哪能弄」。「弄」在吴语区就是万能的。
- **北方官话和书面语**：干、做。「干啥」「做饭」——这两个算「正规军」，口音中立。

这就引出一个语言学事实：**「万能动词」不是汉语的bug，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生态位**——就像生态系统里总有吃腐肉的清道夫，每种方言都会养出一个什么都能干的动词。各地只是养的不是同一个：西南养了搞，东北养了整，江南养了弄。

大白话：万能动词哪儿都有，区别在于你家乡养的那只叫什么名字。搞只是西南官话养的那只，后来它出了圈，成了全国人民的。

为什么西南特别需要万能动词

再追问一层：为什么偏偏是西南官话，把「搞」用得这么狠？

这和西南官话的来历有关。明清两代，「湖广填四川」的大规模移民一波接一波：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陕西的人涌进四川盆地。天南地北、口音各异的人住在一起做买卖、通婚、开荒，急需一套大家都能用的沟通工具——语言学家管这种在移民混杂区形成的通用语叫共通语，西南官话就是这么磨出来的。

共通语有个特点：**词要够用就行，越通用越好**。你跟一个听不懂你老家细词的人说话，自然会砍掉那些太具体的词，留下什么场合都糊得住的词。一个能顶替「做、弄、干、办、买、修、写、炒」的词，在移民社会里简直是神器。这个假说解释了一个相关性：移民混杂程度越高的方言区，万能动词越活跃。

（公平地说，这是语言学界的一个解释方向，不是盖棺定论。但它和另一个观察吻合：东北也是移民社会——闯关东——所以东北也养出了「整」。）

走出盆地

到二十世纪上半叶，「搞」在西南、湖广已经横着走了，但在北京话、上海话和正式书面语里，它还是个外来户。

然后，历史给了它一张全国通行证。通行证是怎么发的？跟一支从湖南、四川走出来的队伍有关——他们一路把这个词带进了延安的窑洞、带进了北京的机关、带进了每一份报纸。下一章讲这个故事：一个字怎么跟着人走完了长征，又跟着政权进了城。

第四章 · 跟着队伍走

一个方言词想进普通话，正常情况下要过很多关：文人嫌弃、词典拒收、学校不教。「搞」却把这几关全跳过去了。它走的是一条非常规路线——**跟着一支队伍走。**

先看一个名单

先看一个耐人寻味的人口学事实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，摊开籍贯看：毛泽东，湖南；刘少奇，湖南；彭德怀，湖南；朱德，四川；刘伯承，四川；邓小平，四川；陈毅，四川。

发现规律了吗？这些人全部来自「搞」的地盘——上一章那张方言地图上的湘语区和西南官话区。对他们来说，「搞」不是什么方言土词，而是张嘴就来的母语动词：搞革命、搞武装、搞根据地、搞土地改革。这些话他们从山沟沟里一直说到延安的窑洞，从窑洞一直说进北京城。

毛泽东尤其爱用。他的文章和讲话里「搞」字频出，直到晚年那句著名的叮嘱还是这个句式：「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。」一个湖南人嘴里的万能动词，就这样变成了全党全军的公文动词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词是跟着人走的。当「搞」恰好长在权力核心的舌头上，它的命运就变了——不再是方言，而是「首长的乡音」。

机构是一台复印机

光有大人物说还不够。真正让「搞」铺满全国的，是二十世纪中叶那台史无前例的语言复印机：**组织。**

这条传送带是这么转动的：革命队伍扫盲、办识字班，教的就是干部们的用词；解放区的报纸、广播、布告，用同一种文体写作；1949 年之后，几百万「南下干部」把这套话语带到

每一个新解放的省份；接着是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——搞土改、搞合作化、搞大跃进——每一轮运动都在全国的喇叭和报纸上把「搞」字重播亿万次。

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：**一个词的地位，不取决于它多文雅，取决于说它的机构有多大**。「搞」搭上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一台组织机器，几十年间完成了别的方言词几百年都走不完的路。到 1978 年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一版正式给它立户——不过如第一章所说，词典只是追认。它早就是全国人民的口头语了。

顺便破一个传说

关于「搞」的流行，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：这个字是作家夏衍抗战时在桂林办《救亡日报》期间「发明」的（传说里他还顺便发明了「垮」）。

这说法很动听，可惜不成立——第二章查户口时我们已经见过，清代四川话小说《跻春台》里就有「搞的满地是酒」了，比夏衍早了两百多年。这个传说真正的价值在于它透露的心理：当一个词红到无处不在，人们会忍不住想给它找一个「作者」。但语言不是这样运作的。**词没有作者，只有乘客**。夏衍那样的报人，顶多算是让「搞」在报刊上多搭了几班车的人。

留下一个问题

不过，光跟着权力走，还不足以解释「搞」为什么能扎根。被机构硬推出来的词多了，很多运动一停就死掉了。而「搞」不但活了下来，还越活越滋润，从公文走进了恋爱（搞对象）和饭桌（搞两杯）。

权力能送人上车，但不能替人留在车上。让「搞」留下来的，是它自身的某种语言特性——意思越空，反而越好用。这个反直觉的道理，就是下一章的主题。

第五章·为什么非得是它

上一章留了个问题：被权力推上车的词多了，运动一停就死一片，为什么「搞」不但活下来了，还越活越好？答案藏在一个反直觉的道理里：**意思越空，用处越大。**

麻将桌上的哲学

先打一个比方。麻将里有一种牌叫百搭（有的地方叫「混儿」「会」）——它可以当任何一张牌用：缺三万它是三万，缺五条它是五条。

百搭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？恰恰因为它**什么都不是**。它没有自己的点数和花色，正因为它空，才能装进任何形状的空缺里。反过来，一张实实在在的五条，就只能当五条。

「搞」就是汉语动词里的百搭。「做」还老老实实带着「制造」的本义，「修」带着「修理」，「写」带着「书写」——它们都是五条，各司其职，但也只能各司其职。而「搞」在长期高频使用中，把自己的具体意思磨没了。语言学管这个过程叫语义漂白：一个词用得越泛，原本的具体含义就越淡，像一件牛仔外套，洗得次数越多，颜色越浅，最后浅到近乎透明——于是它可以搭配任何裤子。

空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功能

你可能会本能地反感：意思空了，不就说不清话了吗？

恰恰相反。请想一个场景：你想让同事把那个 Excel 表格处理好，但你懒得界定到底是填数据、调格式还是核对公式——你只需要说「把那个表搞一下」。对方看一眼表格，自然知道该干什么。**「搞」把省下的精确性，外包给了语境。**

这背后是一条语言学的基本规律：说话人和听话人共享大量背景知识时，词可以非常模糊，因为听话人的大脑会免费补齐缺失的信息。语言学家把这叫做省力原则——说话人懒得说细，听话人愿意脑补，两边一合计，高频词就越来越短、越来越泛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语言里，最常用的那一小撮词（是、的、我、搞、做、有）加起来承担了日常会话的大半壁江山。

大白话：万能动词不是偷懒的坏习惯，而是语言的节能设计——反正你能听懂，我何必说满？词越空，语境要干的活越多，而语境干活是免费的。

这不是汉语的毛病，是语言的通例

如果把「搞」当成汉语特有的含糊，那就看窄了。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「搞」：

- 英语有 **get**：get up（起床）、get it（懂了）、get home（到家）、get angry（生气）、get a ticket（搞到一张票）——一个 get 后面接什么就变什么，万能程度和搞不相上下。还有 **do**：do the dishes（洗盘子）、do my hair（弄头发）、do lunch（吃午饭）。
- 日语有「する」（做）：接在名词后面就把名词变成动词——勉強する（学习）、整理する（整理），简直是动词量产机。
- 法语有 **faire**，德语有 **machen**，都是什么都能接的万能动词。

所以「万能动词」是一个**跨语言普遍存在的生态位**，不是缺陷，而是标配。第三章说过，各方言只是养的不是同一只；现在可以更进一步：所有语言都养了，只是有的养在明面上（英语的 get），有的养在方言里（东北的整），而普通话恰好把西南那只抱回了家。

为什么偏偏是搞，不是弄或者干？

最后回答本章标题的问题。候选者本来有好几个：做、干、弄、搞。为什么普通话最终把「万能动词」的主力位置给了搞？

一是运气——第四章讲了，它长在了对的舌头上。二是它的「空」来得恰到好处：「做」在本义里陷得太深（做饭、做工、做生意，总带着正经制作的味儿），「干」在北方早已被「干活」占据，「弄」在官话里多少带着摆弄小东西的轻便感。而「搞」作为外来户，在北京话里没有任何历史包袱——一张白纸，正好写字。**旧词是被自己的过去拖住的，新词反而一尘不染。**

词义的漂白讲完了。但「搞」的本事还不止于「空」——它还有一套语法装置，能让这个空壳按需生产出具体的含义。下一章，我们去参观这座造词工厂。

第六章·搞的造词工厂

上一章说，「搞」是动词里的百搭，空得近乎透明。但如果你只看到一个「空」字，就小瞧它了。空的词多了，凭什么「搞」能用得这么有底气？因为它背后有一整套语法装置：这个空壳自己不带货，但它接上流水线，就能批量生产具体含义。

流水线的结构：搞管开工，补语管交货

先看一组词：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错、搞砸、搞好、搞坏、搞大、搞臭、搞僵、搞活。

注意它们的结构：「搞」后面永远跟着一个表示结果的词。这在语法上叫结果补语——汉语的一种拿手好戏：前一个词只负责「发起一个动作」，后一个词负责交代「动作干成了什么样」。「搞清楚」就是「弄，一直弄到清楚为止」；「搞砸」就是「做，结果做砸了」。

看出来了吗？这是一条分工明确的流水线：**「搞」是底盘，补语是货**。底盘本身什么货都不装，但它动力强、适配性好，什么货都能拉。「搞」负责告诉你「有人动手了」，补语负责告诉你「动成了什么结果」。两个字一拼，一个含义精确的新动词就出厂了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搞自己没意思不要紧，它的意思都在后半截。它就像一辆空卡车，装清楚就是搞清楚，装砸就是搞砸——司机永远是那个司机，拉的货天天换。

还有一套挡位：得与不

这套装置还配了两个挡位，叫可能补语——在「搞」和补语之间插进「得」或「不」，表示「干不干得成」：

- 搞得定 / 搞不定 —— 能不能办成；
- 搞得清楚 / 搞不清楚 —— 能不能弄明白；
- 搞得来 / 搞不来 —— 合不合得来、做不做得了（「这活我搞不来」）。

再加上「搞得……」这个句式——「他这么一闹，搞得大家都很被动」——「搞」在这里甚至不指任何动作，只表示「造成了某种局面」。至此，「搞」已经彻底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台语法机器：输入任何结果、任何局面，它都能给你造出一个通顺的句子。

案例：「搞定」的身世

这套流水线生产出的最成功的产品，要数「搞定」。它的身世本身就是一堂语言传播课。

「搞定」的娘家是粤语的「**搞掂**」——「掂」在粤语里念 dim6，意思是「妥帖、妥当」，「搞掂」就是「办妥」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香港的电影、电视剧和生意人把这个词带到全国，北方人听音写字，写成了「定」——反正意思也差不多，「定」也有「定下来」的意思。于是一个粤语音译词，就这么在普通话里落了户，还反过来衍生出「搞不定」「搞得定」一整套说法。今天它早已出口转内销，连广东人写字也常常随手写成「搞定」了。

这个案例值得琢磨：一个词跨省搬家，读音被重新解释、字形被重新书写，然后新词长出了老家没有的新用法。**语言里的「借词」不是搬家，是投胎。**

小结：空壳 + 流水线 = 动词操作系统

现在可以把前两章的道理合起来了。「搞」的崛起靠两条腿：一是**语义漂白**——把自己腾空，什么都能接；二是**语法装置**——结果补语、可能补语这些现成句式，保证它接上什么都能产出一个意思明确的词。空提供广度，流水线提供精度。

这套「操作系统」装好以后，剩下的问题是：每个时代往这条流水线上装什么货？答案非常精彩——装的货就是时代本身：五十年代装「运动」，八十年代装「活」，九十年代以后装「钱」。下一章，我们来读这部用一个字写成的时代史。

第七章 · 一个词的政治季节

做个思想实验。假设历史书全丢了，只留下一份语料：每个年代，「搞」这个字后面接得最多的名词。你能还原出多少历史？

答案是：多得惊人。因为「搞」是普通话的默认动作动词——每个时代最要紧的那件事，都会被塞进它后面的位置。**读「搞」的宾语，就是读一部压缩的时代史。**

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：搞运动

先看建国后的三十年。这时期「搞」的高频搭配是：搞运动、搞土改、搞合作化、搞生产、搞建设、搞革命。

大跃进时期还发展出一个重武器：「**大搞**」——大搞钢铁、大搞水利、大搞群众运动。一个「大」字加在「搞」前面，意思是动员全民上阵、不计成本地做。全世界大概很少有语言需要这么一个词，但那二十年里它是报纸的常客。

到了文革，这个字吸收了时代的暴力：搞臭、搞垮、搞批斗。「把他们搞臭」——这里的搞已经不是「做」，而是「把人整治到某种境地」。还记得第一章说的吗？1978 年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给「搞」只立了一个义项「做；干；办；弄」，到九十年代修订时，词典被迫新添了一个义项：「整治人，使吃苦头」。**词典的每一次修订，都是时代在词身上留下的疤痕。**

八十年代：搞活

然后风向变了。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政策表述是「对内搞活经济，对外实行开放」——搞活企业、搞活流通、搞活市场。

注意这个宾语选得多有讲究。「活」的对立面是「死」——计划经济的毛病被一针见血地概括为一个字：管死了。所以药方也只能是一个字：搞活。不搞运动了，不搞斗争了，改搞「活」。同一个动词，宾语一换，整个国家的方向盘就打了过来。

还有「搞特区」「搞试点」「搞承包」「搞四化」。那个年代的「搞」带着一种试探性的、边干边看的气质——「摸着石头过河」说的就是这个搞法：先搞起来，不行再改。

一个词为什么能当时代的镜子

现在回答本章开头的问题：为什么「搞」的搭配能当时代史读？

因为万能动词在语言里扮演的是占位符——就像程序员写代码时先放一个

`doSomething()`，以后再填具体逻辑。当一个时代要反复谈论它最重视的那个动作，而又没有（或不需要）一个精确的词时，就会征用这个默认占位符。占位符是空的，所以时代填进去什么，它就显示什么：

- 集体动员的年代，它显示「大搞」「搞运动」；
- 阶级斗争的年代，它显示「搞臭」「搞垮」；
- 务实改革的年代，它显示「搞活」「搞特区」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搞就像时代的仪表盘。车往哪儿开，不看司机说什么，看仪表盘指针指哪儿——搞后面接的词，就是指针。

下一个季节

九十年代以后，这个仪表盘的指针又动了，而且动得意味深长：「搞」的主战场从会场和报纸，转移到了老百姓的饭桌上——搞钱、搞对象、搞关系。一个曾经长在公文里的动词，变成了民间生存哲学的总开关。

这是它词生中最有意思的一次转身。下一章专讲。

第八章·搞钱

九十年代以后，「搞」的主战场悄悄换了地方：从报纸头版和会议室，挪到了老百姓的饭桌上。这一挪，挪出了它词生中最精彩的一段。

「你是搞什么的？」

先从一个你可能天天在用、却从没留意过的句式说起：「你是搞什么的？」「我是搞计算机的。」「他是搞房地产的。」

注意，没人说「你是做计算机的」或者「你是从事计算机的」——太端着。「搞」在这里标记职业，而且自带一种微妙的语气：**既谦虚又自豪**。说「我搞科研」比「我从事科学研究」低半头，不装；但又比「我打工的」高半头，有手艺。一个字就把「我是个凭本事吃饭的专业人士，但我不想吹」这层复杂心态表达完了。这是「搞」独有的社交功能，别的动词学不来。

搞钱：三个动词，三种活法

然后是重头戏。2020 年前后，网上流行一个梗：「深圳女孩」聚会不聊八卦不聊感情，只聊**搞钱**。为什么是「搞钱」而不是「挣钱」「赚钱」？

把这三个动词摆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同义词，而是三种不同的活法：

- **挣钱**：「挣」字带提手旁，本义是用力支撑、用力摆脱——挣钱，是拿力气和时间换钱。关键词：辛苦。
- **赚钱**：「赚」字带贝字旁，是买卖的行话——赚的是差价、利润。关键词：买卖。
- **搞钱**：什么办法都行。上班、副业、倒腾、人脉、信息差，见缝插针，各显神通。关键词：**办法**。

「搞钱」的精髓在于它对路径完全不挑：它只声明目标（钱），不声明手段，甚至暗暗以手段的灵活为荣。所以这个词天然带着一股草莽气、江湖气——规规矩矩拿工资叫挣钱，绞尽脑汁开源才叫搞钱。深圳女孩爱它，因为它坦率：不矫情、不装清高，承认欲望，并且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大白话：挣钱是卖力气，赚钱是做买卖，搞钱是「你甭管我怎么弄，反正我能弄到」。三个词背后是三种人生态度。

搞对象与搞关系

再看两个搭配。「搞对象」——为什么不叫「谈对象」？「谈」是文质彬彬的，两个人坐着聊；「搞」是挽起袖子干：追求、相处、磨合、见家长，一揽子全包。这个词一出口，浪漫的滤镜就没了，剩下的是过日子的务实。

「搞关系」就更直白了——经营人脉、疏通关节。这个词甚至微微带着点不光彩的暗示：如果是堂堂正正的事，何必用「搞」？这正是「搞」的另一面：**当一个动作不方便说得太明时，「搞」的模糊就成了遮羞布。**万能动词的模糊性，在这里变成了社交上的策略性含糊。

一次静悄悄的下海

退后一步看。第七章说了，「搞」本是公文动词，长在会议和文件里；这一章里它却满口生意经、恋爱经。这个转身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本身转身的缩影：八十年代以前，人生的大事都是组织安排的，所以最重要的动词归公家用；九十年代以后，饭碗、对象、房子、票子都变成个人要自己动手解决的事——于是「搞」也下了海，从全民动员的总号令，变成了个人生存的总开关。

词的下海，就是人的下海。

不过，「搞」也不是无敌的。有一种场合它一进就出事：白纸黑字的正式场合。合同、法律文书、涉外翻译，全都绕着它走。为什么万能到了这些地方就失灵了？下一章，「搞」撞墙记。

第九章 · 翻译的噩梦

「搞」在口语里横行无忌，但有一个地方它死活进不去：白纸黑字的正式文书。合同里、法律里、涉外公文里，几乎见不到它。这一章就讲这堵墙——以及墙两边透露出的语言规律。

先让翻译头疼一下

假设你是翻译，拿到四句中文，请翻成英语：

- 「把这份报告**搞**一下。」
- 「他现在一心只想**搞**钱。」
- 「他们俩在**搞**对象。」
- 「你在**搞**什么鬼？」

你会发现，四句里的「搞」必须翻成四个完全不同的东西：finish/polish（完成润色）、make（挣）、dating（谈恋爱）、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（这句的搞几乎只剩语气）。一个「搞」，在英语里裂解成一堆互不相干的词。

有人不服：英语不是也有万能动词 get 和 do 吗？为什么不能直接对上？问得好——这正是要害：**每种语言的万能动词，空的形状不一样**。英语的 get 擅长表示「得到、到达、变得」（get home, get angry），do 擅长表示「做一件完整的事」（do the dishes），可它们谁都不覆盖「搞」的「想方设法把事情办成」那股劲儿。翻译「搞」的时候，译者必须做一件中文读者从来不用做的事：**把语境里免费补齐的信息，一个词一个词地掏出来、摆到明面上**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搞在中文里靠的是「你懂的」，翻译就是要把它「你懂的」变成「写明白的」——这一变，它的金刚不坏之身就破功了。

为什么合同绕着它走

同一场灾难也发生在法律文书里，原因是一样的。想象一份合同写着：「甲方负责把批文**搞**下来。」签字的时候皆大欢喜，出了纠纷就完蛋：乙方说「搞下来」就是拿到批文，甲方说我已经「搞了」——跑了三趟衙门，没批下来不能怪我。一个词，两种解读，官司就是这么来的。

所以法律文书有一套自己的词汇纪律：每个动作都要钉死——「取得」「办理」「完成」「交付」。这不是法律人迂腐，而是合同这种文体和口语的根本分工：**口语的语境是免费的，合同的语境是要命的**。说话时，场景、表情、关系都在帮你消歧义；落到纸上，读者可能是三年后的法官，他能依靠的只有字本身。模糊在口语里是润滑剂，在合同里是定时炸弹。

一条更大的规律：场合经济学

把翻译和法律合起来看，能提炼出一条适用于所有语言的规律：

交流的赌注越大、语境越稀薄，语言就越倾向于精确；赌注越小、语境越浓，语言就越放纵模糊。

- 饭桌上说「搞两杯」，零风险，语境浓得化不开——用搞，省力又亲热；
- 邮件里说「把方案搞出来」，小风险，团队内部有共享语境——还能用搞；
- 合同里、跨国谈判里，赌注大、共享语境近乎为零——必须把「搞」拆成取得、办理、完成，一个字都不能含糊。

「搞」不是不好，它是高语境交流的最优解；它的全部力量来自语境，因此语境一旦撤走，它就裸泳。万能和精确不是对手，而是同一条光谱的两端，各自服务不同的场合。

留个尾巴

说到场合，今天最大的场合变革正在发生：人类越来越多的交流从饭桌上搬到了网上、从人对人搬到了人对机器。跟 AI 说话的时候，「搞一下」还好使吗？新的万能动词会不会在网络 slang 里长出来，把「搞」拍在沙滩上？

最后一章，我们来谈谈「搞」的未来。

第十章 · 搞会消失吗

最后一章，回答一个展望性的问题：「搞」会一直火下去吗？它的故事，对语言的未来意味着什么？

先检测一下它当下的生命体征

判断一个词是不是老了，有个简单的办法：看它的「产品」是不是已经独立门户。

「搞」的最强产品线——搞清楚、搞定、搞不好、搞什么——今天已经完全自立：年轻人说「搞定」的时候，脑子里根本不会闪过「搞+定」这个组合，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词。语言学家管这叫词汇化：一个临时组合用得太多，在人们的脑子里焊死成了一个整体。

这意味着，哪怕「搞」作为自由动词明天就退休，它的子孙也已经刻在汉语里了。就像物种会灭绝，但化石和基因留下来——「搞定」就是「搞」留在汉语里的基因。**判断一个词死没死，不看它自己还动不动，看它生下的词还活不活。**按这个标准，搞不但活着，而且后继有词。

挑战者已经出现

不过，「万能动词」这个生态位从来不缺竞争者。最近几年最有意思的一个，是东北话的「**整**」借尸还魂：短视频和直播时代，「整活」火遍全网——主播整个活，就是表演个节目、搞个花样。第三章说过，「整」本是东北地盘上的万能动词；它没能像搞那样拿下全国，却在网络时代以「整活」这一个突破口杀了回来。

这个故事其实是个好消息：它说明我们这套机制还在正常运转——**方言继续负责育种，媒介负责选拔**。以前是报纸广播选中了搞，现在是短视频选中了整。育种场没变，选秀的舞台换了。

至于和 AI 说话会不会逼死「搞」——目前来看是多虑了。大语言模型恰恰是全世界最擅长从语境猜意思的东西，你跟它说「把这个搞一下」，它比你妈还懂。讽刺的是，机器学会了「搞」的精髓，恰恰因为它们是被海量语境喂大的——它们用统计的方式，复刻了人类听话人「免费补齐语境」的能力。

那么，搞会消失吗

我的判断：短期不会，长期不一定——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看懂了它的整个生命周期：

- **出生**：民间为了记一个口语音，攒出一个字（第二章）；
- **蛰伏**：在方言区当了几百年的万能动词，因为移民社会需要它（第三章）；
- **暴发**：长在权力的舌头上，跟着机构走遍全国（第四章）；
- **扎根**：靠语义漂白的「空」和补语流水线的「精」，在语法里站稳（第五、六章）；
- **变色**：从公文的红色，到江湖的土色，词义跟着时代换装（第七、八章）；
- **边界**：在翻译和合同面前认怂，因为那里语境撤走了（第九章）；
- **身后**：哪怕自己退了，词汇化的子孙还在（本章）。

一个字的一百年，就是语言演化的一次快放。

这本书真正想搞清的

回到第一章那个问题：为什么一门语言会拥抱一个「说不清意思」的词？

现在可以答了：**因为语言从来不是被设计的，而是被使用的**。没有哪个语言委员会投票决定过「搞」的命运。它每一次扩张，都是亿万个普通人在具体场合里，为省力、为亲热、为含糊、为效率做出的微小选择的总和。词典追认它，时代征用它，语法消化它，最后连词典修订都成了它留在纸上的疤痕。

所以「搞」的真正身份，不是一个字，而是一个证据——证明语言是活的，证明用的人多了，土的就是雅的，野路子就是正道。

下一次你脱口而出「我搞一下」的时候，可以会心一笑：你刚刚行使的，是几千年民间造字的传统、一个移民社会的遗产、一代人的口音，和语言最深处的节能智慧。

好，这本书，就搞到这里。